



山先生文集

十九之廿

〇九

和16  
1.533  
9





和16  
1539  
9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九目錄

記五

香毬記

緱山記

香爐記

尺八記

餘音尺八記

靈龜記

芝肩衝記 并詩

九鬼文林記 并詩

古銅花瓶記 并詩

繁雪肩衝記 并詩

觀世重次太鼓記

大藏正重巨鼓記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九目錄

香毬記  
 香爐一  
 香爐二  
 香爐三  
 香爐四  
 香爐五  
 香爐六  
 香爐七  
 香爐八  
 香爐九  
 香爐十  
 香爐十一  
 香爐十二  
 香爐十三  
 香爐十四  
 香爐十五  
 香爐十六  
 香爐十七  
 香爐十八  
 香爐十九  
 香爐二十  
 香爐二十一  
 香爐二十二  
 香爐二十三  
 香爐二十四  
 香爐二十五  
 香爐二十六  
 香爐二十七  
 香爐二十八  
 香爐二十九  
 香爐三十  
 香爐三十一  
 香爐三十二  
 香爐三十三  
 香爐三十四  
 香爐三十五  
 香爐三十六  
 香爐三十七  
 香爐三十八  
 香爐三十九  
 香爐四十  
 香爐四十一  
 香爐四十二  
 香爐四十三  
 香爐四十四  
 香爐四十五  
 香爐四十六  
 香爐四十七  
 香爐四十八  
 香爐四十九  
 香爐五十  
 香爐五十一  
 香爐五十二  
 香爐五十三  
 香爐五十四  
 香爐五十五  
 香爐五十六  
 香爐五十七  
 香爐五十八  
 香爐五十九  
 香爐六十  
 香爐六十一  
 香爐六十二  
 香爐六十三  
 香爐六十四  
 香爐六十五  
 香爐六十六  
 香爐六十七  
 香爐六十八  
 香爐六十九  
 香爐七十  
 香爐七十一  
 香爐七十二  
 香爐七十三  
 香爐七十四  
 香爐七十五  
 香爐七十六  
 香爐七十七  
 香爐七十八  
 香爐七十九  
 香爐八十  
 香爐八十一  
 香爐八十二  
 香爐八十三  
 香爐八十四  
 香爐八十五  
 香爐八十六  
 香爐八十七  
 香爐八十八  
 香爐八十九  
 香爐九十  
 香爐九十一  
 香爐九十二  
 香爐九十三  
 香爐九十四  
 香爐九十五  
 香爐九十六  
 香爐九十七  
 香爐九十八  
 香爐九十九  
 香爐一百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記五

香毬記 酒井讚岐守忠勝求之

若狹國主源羽林有香爐一尊之青瓷也郎有大  
 宋淳熙年造六字以宋漆書之真古物也聞博陸  
 豐臣秀次所寶玩也其侍兒獲之以寄紫野金龍  
 院轉徙而至此羽林所握翫宜哉按宋淳熙十三  
 年光堯上皇壽八十於是正月元日孝宗皇帝觀  
 詣慶之翌日冊寶之中有香毬則此郎所書之年



號也淳熙當我朝高倉後烏羽之御寓到今殆五  
百年可謂奇珍矣故羽林名之曰香毬固當其政  
務之暇明窓淨几得意于一穗之雲傳芳於千歲  
之風謂之明德惟馨者乎兼應二年癸巳正月十  
一日法印林道春記

緱山記 同人求之

螺鈿香奩來自中華以奇木造之可居掌上其夕  
不知在何年也其蓋上有一少年吹笙其前有鶴  
有將駕之勢螺雕鮮明堪以欣賞按周靈主之太

子晉弱冠登仙吹笙遊于伊洛之間一旦騎鶴登  
緱氏山以謝時人其後數百年有人見之焉由是  
若狹國主源羽林名之曰緱山其少年珮香囊者  
周禮之遺法也太子形容之飾可以及物是所以  
蓋上有物色乎太子既神仙之尊貴則此奩亦器  
之貴者也古爐有博山則奩有緱山固可也彼誦  
藥珠經而上鶴之人對此必立下風兼應二年癸  
巳正月十一日法印林道春記



香爐記

阿部豐後守忠秋求之

古銅博山其模則有人乘牛其耳漫稽長頭戴小帽充手持一卷可謂奇古也蓋老子駕青牛過關尹喜迎之時著道德經五千言以授尹喜此手所握則其書乎其道和光同塵清靜玄妙以爲之要而今爲香爐模範何也雖和其光非壺守黑而已沉香火底凝暮山紫雖同其塵非壺渾兮若濁而已偷閑於九衢之裏雖養玄牝之靈堅非壺守呼吸而已心清聞妙香所謂清靜自正即是心清者

乎豈壺蘭麝黃熟之芬馥耶唯是道德之惟馨也推彼心而見之道德大而天地小然則謂之天地爐亦可也乎至若說封君達之執藥管乃今置而不論於是遂書

明曆二年之冬

尺八記

元和九年作

夫尺八者樂器也雖非咸英韶濩之具而豈桑間濮上之音哉今國俗好吹之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古人於笛於笳有持以當籥者有吹而却敵者蓋有所使用而然有所感激而然其器雖異其所然是同則笛之笳之與尺八何擇若今用之於馬上者可以馳騁千里可以指麾三軍則可以當籥乎吹之於城樓者悲歌慷慨而激厲士衆共同憂樂則可以却敵乎顧吹者何如耳唐太宗貞觀年中右起居郎呂才者善知音律依破陣樂舞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以寓偏伍魚麗之兵法又造尺八十二枚而獻之太宗大嘉焉於是

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製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為諸樂之首其樂器若干數尺八居其一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海內宜乎兼貞觀太平之樂也而奏其樂舞必用尺八則其見重於唐與笙簧簫笛之類何擇哉若其回向寺胡僧變為祿兒而後所謂玉尺八吹入明皇手中與霓裳羽衣齊飛而蒙蜀道之塵者奚取乎哉考之太宗則如彼晉之明皇則如此興唐者太宗也亂唐者明皇也尺八何咎哉太宗之樂未必



咸英明皇之舞未必桑濮唯其所憂所樂有善惡  
之異而以至於茲矣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吹  
者何如耳可不思乎今也西水山氏子文出自士  
林講武之餘力時握尺八吹一曲其聲發越而激  
朗清厲采采粲粲聞而耳明者乎將以當邁歟將  
以却敵歟抑又追破陣景雲之遺音歟是未可知  
也吾所云者入折楊皇華之耳者而後聞之若夫  
論樂推而至於其極則有三月不知肉味者此非  
呂才文牧之所能及也吾豈敢哉吾國近代有字

洽庵主狂雲子一路叟者並避世之徒也俱吹尺  
八雖感興同工與山歌村謳何異吾亦莫取焉子  
文請尺八記不措因書而示之

餘音尺八記

我邦尺八形制者擇奇生之竹挑截本末規摹護  
矩間一節上短下長鏗礪其中虛如解谷而無底  
四孔在面一孔在背烟表點髹腕裏順樸大於笛  
稍短而豎吹之焉頃年有大森宗空者善吹尺八



聳手自截一管聲調適意號曰餘音蓋取諸赤壁  
客吹洞簫餘音嫋嫋不絕如縷之語也宗空嘗曰  
雖造若干管然未有過餘音者故秘之年久矣堀  
丹州太守爲政講武之暇嗜吹尺八宗空於是取  
餘音以呈焉一日太守請余爲之記余惟夫尺八  
者其說多端漢人所賦之洞簫唐僧所吹之尺八  
置而不論按唐呂才善音學製尺八凡十二枚長  
短不等合於六律六呂太宗甚賞之又按仙人茅  
介然好吹竹笛名曰尺八是其所由起乎爾來吹

者不少舉而爲樂器考之中華之所造則十管  
以應十二律而其清濁高下不外于五音至若我  
邦之形制則合十二律於五音正五音於五孔統  
五孔於一管一管分五孔而具五音五音分爲十  
二律然則其異同亦可見矣今太守所好吹者不  
羨唐笛之迹不慕仙人之風非金非石不擊不扣  
不待琴鼓不假匏土只象洞簫之遺法自發餘音  
之逸響不亦奇乎春吹之則杏花開梅花落不亦  
鼓笛而忽得悅自之興夏弄之則薰風來林蟬鳴



不唱曲謠而猶添賞心之美秋調之則蟋蟀吟鳴  
雁飛不勞絃誦而益催清怨之感冬操之則雪舞  
袖水瀉盤不因歌舞而愈盡淒切之情加之青天  
之畫素月之夜畫棟雲飛之朝珠簾雨捲之暮憑  
欄試一弄再弄以至乎三弄則所謂餘音不絕如  
縷者誰聞而不賞焉雖然是太守之餘事也太守  
之意不在於餘音而在於為政也古云八音與政  
道通故聞律知兵法聽音知勝負是則太守之意  
也昔周武王問太公以律音可知軍之消息太公

答之以五音之要五行之符其後張良傳其法作  
高祖與項羽戰于垓下時張良在高處吹笛作歌  
楚兵聞而自敗由是觀之周朝百世託於太公之  
五音漢家九鼎起于張良之一曲然則呂才之尺  
八亦非無裨真觀太平之政治乎可謂大唐鼓吹  
遺韻矣今太守之意其所寓者在此而不在彼乎  
其所慕者不在彼而在此乎且太守所吹與宗空  
同而其所用心則不同嗚呼不見夫宋人以不龜  
手之藥世世泝泝統者乎客買其方說吳王冬與



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或為人質洗滌  
為業或封郡國其善為藥則一也而其所用大小  
之異也然則世人所吹尺八則一也其用心之異  
同又何如耶若其正聲出自方寸餘音發于尺八  
則太守宜自知之余言何贅哉雖然太守所以請  
記于余則蓋欲表明太守之所好有不同於尋常  
濫吹者故也於是乎書之

寬永二年秋九月吉辰

靈龜記

寬永十  
三年作

小堀宗甫叟雅號大有謂余曰我有一碾茶壺形  
隆然似藏六背號曰靈龜蓋取諸莊子所謂楚王  
之神龜夫斯靈龜未遇識鑒則似曳尾塗中乎已  
逢欣賞則似中筓而藏之廟堂乎撫摩之玩好之  
則似鑽之焦之而兆焉乎是我所以命名也請為  
之記余曰豐城之氣待雷煥而後得良劍爨下之  
殘須蔡邕而後成焦尾今靈龜之值大有亦此類  
也歟且蚌剖而珠出璞破而璧生山木伐而露梁



成，臯竹截而鳳音出，不有敗，何以有成，不有損，何以有益，與其晦迹于水石，孰若其為寶器而有益于世，與其共凡草同朽于幽處，孰若其為巨材而有成于國家，雖然，其用焉之間，必有分鳴呼時乎命乎，故古人歎松明而惜良材，良有以哉，物皆如此，靈龜亦然，文仲居之，則為禮器，見譏於聖人，卜抱之，則為神物，能決其嫌疑，其有成有益，由人用之而已，大有秀出自士林，而復與陸盧丁蒸之徒以之鬪茶，則後云武，是其軍法象星辰也，三陳

在焉，其合環龜是其心營，居高陽也，九地在其中人皆欣賞，則是其人事相和樂也，號令在其中，於是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具備，活火以灌，活火以攻，湯社以會，鑿旗以誅，則茗戰必克，且推類而短之，尤所庶幾也，不可不思焉，然則其名雖寓莊子之言，其實以此奇玩為茶寮之席珍，不亦可乎，若夫齷齪之蓬壺，乃是方外之談也，今無取焉。

芝肩衝記

并詩

正保三年作



蘇山文淵卷十九  
鄉談所謂肩衝者碾茶壺也碾茶壺多品或因其  
陶模或表其事跡以立名號故此冠芝字以別其  
他也其謂之芝者何地名也芝地在江城郭郭之  
內初大島氏奉仕于江城其家在芝元和中改  
築其宅掘土得一小壺識鑿者曰肩衝也以其奇  
品絕類而不能私藏之獻 台德院殿大相國頗  
動喜色乃賜黃金若干以褒賞之遂為官物號芝  
肩衝也蓋如蜀錦吳綾宜毫歛硯之名乎四品拾  
遺加列太守紀公陪侍 大君幕下夙夜不懈寵

祿優厚一旦有 命辱得賜焉恩賚之榮不易言  
也如彼賜蒼龍璧頭網餅者猶以為盛事况希世  
之寶而不訾之器乎茶疏曰一壺之茶只堪再巡  
至三巡意欲盡茶棧曰茶壺窰器為上以小為  
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斟飲方為得趣蓋是謂碾  
茶壺乎雖中萃其所貴亦可知焉曾聞荆山之璞  
汾水之鼎豐城之劍汲冢之書皆得之於地中然  
則此器之出不可恠焉且夫物之隱顯有時乎如  
莫茨秀階屈軼生庭雖草木可以觀乎豈唯植物



而已哉郊藪之麟阿閣之鳳岐山之鷲鷲皆感時  
而出苟非其時則不見豈唯禽獸而已哉伊摯若  
無成湯之聘則莘野之耕夫也傳說不入武丁之  
夢則版築之胥靡也文王不釋渭濱則何見牧野  
之鷹揚哉昭烈無顧草廬則豈起南陽之卧龍哉  
是古人須聖主得賢臣之意不在茲乎抑此器埋  
在地中不知幾歲月也猶如賢者之韜光晦迹所  
謂無道則隱者歟忽逢清時而出為鴻寶猶如賢  
者被登庸而立朝堂所謂有道則見者歟方今拾

遺外此於茶寮之上招賓會友則包壑源之春煎  
康谷之水起碧玉之素濤於甌中來北焙之風烟  
於天上可以破悶可以搜腸可以適情可以知味  
也陸羽之經所未載盧仝之歌所未唱丁蔡之所  
朱龍加歐陽之所未闡戰者悉舉在茶寮之中其  
餘茶器皆擇明縮之所載來而聚我國之所造製  
以隸屬於此矣於是推而譬之在文事則如宰相  
之率百僚比武事則似元帥之麾三軍者乎一壺  
之於諸器亦類也庶幾其舉賢選衆輔上補闕如



茶寮之聚良器焉然則龍門之袂登瀛之士豈外  
尋哉傳曰唯善以為寶可不思乎遂應其教請以  
為之記

楮國有餘地贅以七言排律六韻亦是依其讀  
云

價於奇物本來無礎雪霏霏滿小壺握翫一拳真  
寶器陶甄百世古形模醫王滴瀉藥中露文佛繫  
傳衣裏珠唯有壑源能納真復教日注早為奴猶  
看衆口賞香味却笑四休耳淡麤歲歲焙風春不

畫烏銀吹燭熾紅爐

九鬼文林記

井詩

正保三年作

本朝碾茶壺之有名者文林居其一焉近世慈照  
源公專嗜茗苑之術深耽葢諸之興定其品味聚  
其器具被任用於時也盛矣哉爾後行商估客來  
徃中土術鬻茶具以傳布闔國遂至使茶器之價  
數十金百金及千金萬金捐百千財于一茶壺恬  
而不怪安而不顧茶壺之任用至是極矣九鬼文  
林亦碾茶小壺之一也亦是九鬼隅牧之所獻前



大相國而幕下大君之所賜四品拾遺加列太  
守而太守之所感戴寶藏之家珍也其形與文林  
相似也故取其所以與其所以以名之曰九鬼文  
林焉凡物有如此者多矣所謂劍之干將酒之杜  
康草之寄奴菜之元修樂器之阮咸皆非以其所  
出而名之乎芙蓉之峯桃花之馬蓮葉之盃菱花  
之鏡皆非以其所以而名之乎然則曰九鬼曰文  
林其名之也不信然哉且聞碾茶壺之稱也或其  
形模之相似者則有假草木品物之名以呼焉者

或其陶土之凸起者凹陷者上下豐銳者面背厚  
薄者則有用俗語以呼焉者是茶人之所務知也  
余何贅焉柳文林菓林檎也我聞此菓生渤海間  
其樹從河中浮來有文林即者拾得種之因以為  
名或曰南人呼之為椹椹或曰唐高宗時紀王謹  
得五色林檎似朱柰以貢帝大悅授謹位為文林  
即故世呼林檎為文林即菓且其實佳美也椹椹  
微大而狀醜閑輔乃有江南甚希據此則林檎是  
文林即非椹椹矣夫林檎菓中之逸品也讀義之



之怖則知囊盛之爲佳見梵志之生則覺樹癭之  
有怪浚禪家之井底則記方外之活法吟真觀之  
作蘓邁之句則添風雅之思其品形氣味等散在  
千群書余又何贅焉林檎一名來禽何以謂之來  
禽乎此菓味其能來衆禽於林故有林禽來禽之  
名檎禽通用而已嗚呼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若就  
一身而言之形體者林也事物者衆禽也方寸之  
昭昭靈靈也事事物物皆來嚮而聽其命與來禽  
之義并披亦可也耶若就家國而言之方內者林

也僚屬士庶者衆禽也君長之所撫慰也僚屬士  
庶皆懷其化而來歸之是亦來禽之義乎夫理之  
明明也千緒萬端皆莫不歸屬於此故推之四海  
施及天下來禽之義莫不在焉雖然林檎之能來  
衆禽者唯以一時之味而已當其爛壞凋零也何  
得勞咬咬憂憂磔磔嚶嚶之聲乎如此則既來者  
早去欲來者不來豈是近悅遠來之政哉唯國君  
別牧誠信以治已仁慈以莅下則人民心服魯恭  
馴雉之化丈人處上之鳥可視乎今乎若不然則



林檎一時之盛能來衆禽之不若也邦內何治乎  
黎庶何懷乎嗚呼治國齊家之術不可不慎也且  
今此一小壺掬曾坑之春盛顧渚之芽口含千秋  
之雪味挹三危之露文林之枝永永繁茂傳以到  
不朽者也何其園林之中闕落生熟之比也哉可  
謂無價矣若廼春朝之鶯花夏晝之冷簾秋夕之  
紅楓冬夜之爐火加之退公之暇也楚賓之日也  
以論又新之木品以聳玉川之風腋於是滌煩之  
效宣滯之功豈他求哉况其恩賜之辱乎太守之

珍翫不亦宜乎太守徵記於余余不克堅拒因書  
以塞其所請聊假來禽之說而寓筆端之微意而  
已

假道於白州刺史添以五言排律六韻亦是依  
其請云

茶寮不惹埃爐底撥麟灰陶鑄文林菓屑霏瑞草  
魁杓中蒼壁影掌上綠瓷盃漱石分涇渭吞雲納  
蕩台水耳知萬苦金沸轟千雷汲月灌花處主賓  
共快哉



古銅花餅記 并詩 板倉周防守重宗末之  
慶安三年仲夏羽林源重宗侍于江府時有台  
命使日下部作十郎就重宗第賜古銅花瓶瓶者  
中華之物自舶上來乃納於官庫儉於鄱銀堅於  
萊石實是佳珍也昔李大亮者唐之名臣也有獻  
善言于太宗皇帝皇帝甚褒之賜一胡餅託之千  
金是古今之美談也與此所賜可無以異乎今應  
其末以記焉副以小絕云

冷工曾鑄成珍重古銅瓶一滴清無垢百花插有

榮

繁雪肩衝記 并詩 同人末之

慶安三年仲冬晦日四品羽林源重宗告服時被  
召入江城之便殿 俗曰 賜飲食芳茗既而出入御  
前床間有瓶花是又御手自所挿也京洛之事有  
受其旨時若狹羽林源忠勝佐倉拾遺紀正盛河  
越拾遺源信綱四品阿部忠秋四品阿部重次皆  
陪侍焉方盆 俗曰 張茶小壺 俗曰 以賜重宗重宗伏



拜頂戴之。銜命之辱，恐悅屏營，難耐奉謝。此小  
壺者，俗稱泉南好事者，紹鷗弟子繁雪所獲持也。  
故號繁雪肩衝，舉世所玩，雖隋珠趙璧，不能過之。  
價直三千世界，今又見之乎。頃年為御府之物，  
已久矣。今以賜之，所謂珍玩以悅其心者乎。人皆  
莫不歎羨其為家珍，而以傳後昆，庶幾為君有禮  
為臣有忠之效驗，不亦益羨乎。且添以一絕而祝  
之，寓其名于句中云爾。

碾茗名壺價豈量，一奉寶玩是家藏。永年不在陶

甄外四序花繁雪亦香。

觀世重次太鼓記

秦氏之舞曲，權輿于河勝，而後世已久矣。就中其  
名鳴於世者，大和國秦氏信所謂圓蒲并金春禪  
竹是也。其子氏元宗，印子元安，禪鳳子喜照，宗隨  
子八郎喜勝，及蓮子安照，禪曲子氏勝精，本子重  
勝，宗竹子盛勝，自禪竹至今為九世。及蓮弟彌七  
郎喜家號道壽，學太鼓于金春權頭喜家子，又右



衛門重家號可既傳其技兼習太鼓于國廣國  
廣號宗伯所謂觀世與左衛門似我是也重家遂  
改權頭流爲似我流其子左吉重次幼習此藝被  
稱于世慶長十九年重次歲纔二十來在駿府八  
月二十日日本多上野介正純永井右近大夫直勝  
奉命鈞命命重次改金春座爲觀世座以敏于其  
術故也時金春大夫在大坂拜此奉書獻其返狀  
即有旨命觀世大夫忠親以爲後券欲不使重次  
復舊座也正純喚忠親及結埼座之老者述命

令重次稱觀世號也似我有一子曰與五郎善擊  
太鼓歿於筑紫而似我亦物故遺言以其家秘譜  
寄觀世大夫宗節令無紛失宗節妹與宗可母爲  
親戚故忠親以被秘譜悉皆授重次片紙無所遺  
漏寬永十七年仲冬二十九日於江戸營中有饗  
宴舞樂時近臣奉旨曰聞往歲於駿府嘗以重  
次弱年時既有仰後日可爲巧手其言於今有  
信且僉云似我以來之良手也賞之須許紫譜從  
四位阿部對馬守自御簾內持紫緒出授太田備



中守資宗共登舞臺名重次而對馬守述恩許  
之旨資宗居之於金泥扇以昇之重次拜戴而退  
既而對馬守重諭台命曰觀世與左衛門者昔  
年之佳名也自今以後重次亦復稱此名重次伏  
拜感謝時重次歲四十六翌日思想觀世與左衛  
門云者我徒之嘉稱也雖拜賜之辱奈冥譴何哉  
可畏也不若辭退之乃訴陳于備中守時劍客柳  
生氏聞之適於台聽時有旨名于一藝者欲  
避此號不為無謙而可有冥助不可有冥譴唯須

與稱焉重次愈恐悅焉明年正月二十六日賜暇  
還鄉豫請仲春值南都春日社前舞樂俗曰擊茶  
調大鼓便被許之寺家社家并中坊等胥議令金  
春大夫八郎於神前舞三輪金剛大夫於興福寺  
南大門舞泉郎猩猩亂重次於此三番共援其榜  
闐鞞曲節蕭蕭辭辭一鼓聲高衆樂停者歟聞者  
惜其闕不知厭焉中坊錄其番序馳驛告事于備  
中守遂以聞焉頗恟其旨且夫紫調為上青調次  
之或有所望請所攀援而後幸被允許者蓋有之



乎重次未嘗有所期然至于如是則其名不虛而傳於後昆也重次屢來求我記其事而弗已其在駿府事吾亦嘗所及聞也其餘事則自云人皆所知也奚疑哉遂書以遺焉

此記因脇坂淡路守安元爲重次懇求之故不得默而作

大藏正重巨鼓記 慶安三年作

古之所貴朱紫其次綠皂黃緞所賜功臣達官有

差至李唐賜紫浮屠道士等比比不絕而不甚多以其貴色也故聽許者莫不榮焉夫金有紫磨繡有紫烟巾有紫綸簾有紫主之類所嘉稱不可枚舉也然不預命賜則未足以爲榮大藏正重及子正幸以巨鼓藝鳴於世由是 大樹幕下賜紫繡緒于正重誠是其家之榮何以過之哉太田備中太守源資宗久世大和太守源廣之示一卷謂余曰此乃彼所私記而其事不虛懇求書一語余依二太守之請不克峻拒凡名于一藝者無不庸者



所以勸人也。今賜紫調緒，亦是耶承授之兒孫，以爲至寶，可以傳家。而龔紫其榻榻鏗鏗紫韻紫響相叶，律呂之調，可不思乎勉哉。

慶安元年四月日光山 東照宮三十三面齋會時正重有此恩榮其事詳在彼私記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目錄

記六

- |       |      |
|-------|------|
| 西山石記  | 分水嶺記 |
| 雲山石記  | 菊石記  |
| 爐峯石記  | 三茅石記 |
| 黑髮石記  | 麕斑石記 |
| 宇都山石記 | 蓬瀛石記 |
| 筑波石記  | 春山石記 |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西山石記  
正保四年作  
夫山者一拳石之大也名石為西山者以形似也  
况其爽氣入衿袖乎瀑之垂緇雲之曳衣於是乎  
在焉而石可轉也心不可轉也瀑動而心不動雲  
變而心不變謂之介于石歟以此心而率人誰其  
不從故兵法有言決積水于千仞豈非瀑布形乎  
轉圓石于千仞豈非一拳勢乎古云山西出將是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記六

西山石記 正保四年作

夫山者一拳石之大也名石為西山者以形似也  
况其爽氣入衿袖乎瀑之垂緇雲之曳衣於是乎  
在焉而石可轉也心不可轉也瀑動而心不動雲  
變而心不變謂之介于石歟以此心而率人誰其  
不從故兵法有言決積水于千仞豈非瀑布形乎  
轉圓石于千仞豈非一拳勢乎古云山西出將是



取譬也山東與東山自昔兼稱則山西西山豈亦  
二哉若嚮使許歷見之先據而勝者不自曰北山而  
曰西山而已猶尚推而廣之王用亨于西山小大  
雖異其理一也庶幾懲愆之迷書

分水嶺記

明曆二年作

有一異右其形小而右岩岩之勢水漏出自絕巔  
墊處分為二流如托大帶如垂布帛居于盆中以  
為壁間之奇峯其珍玩之餘號曰分水嶺考諸元  
稹白居易之所諷咏取其名而不取其義也昔李

白登鳳凰臺噙其所眺曰二水中分白鷺洲今此  
二支者兩行白鷺翔下而為洲乎蘇軾在漱玉亭  
題其所勝曰壁間青玉峽飛出兩白龍又此二派  
者千尺兩龍飛躍而為瀑乎元白李蘇既往矣鷺  
洲龍谿今焉在哉唯在此石而已嗚呼同出而異  
流是一本萬殊之理也可以玩賞之於是乎書

丙申孟冬中浣

右二記松乎忒部大輔忠次求之



雲山石記

寬永七年作

吉田機庵携一奇石來曰此號雲山石願記其事  
屢請不已吾聞太山雲觸石而出層寸而合不崇  
朝而徧雨于天下故古人呼石為雲根良有以哉  
此石雖小有太山巖巖之壯觀其奇態秀麗不易  
言也夫太山者五岳之宗也故曰岱宗有事而旅  
之旱而雩而禱之則無不應也民望其潤澤久矣  
今見之于几案之間則此石大而太山為小莊子  
所謂秋毫太山之譬不為虛誕機庵以扇鵲入成

陽之術見於于世故世之小兒不能無恙者皆覓  
望焉其救之治之如油然之雲沛然之雨乎可不  
觀乎或曰機庵雖治人之膏肓不能治此石之膏  
肓者何哉曰善以為寶仁以為寶其所以活人者  
善巧也仁術也其遺愛之所及石者餘力之玩也  
又何傷乎若自我而見之山者一卷石之多及其  
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物既如此理  
亦宜然此石雖小可以喻大嗚呼能興雲雨而施  
其澤不讓土壤以成其高唯此石乎寶玩其可也



菊石記

夫地之有石也猶如天之有星也故星隕而爲石傳所謂礪然而實者也物之變化何疑乎詩人墨客詠菊花者譬諸星者多然則比者菊也化者石也以菊名石固當其碌碌之不可轉也芬芬之不可歇也明明之不可掩也皆備於一拳一拳之小在几上也 在盆裏也 在床間也 不借巨掌而擎華山於此又割左股而戴蓬島於此何論其小大怪

其髣髴乎或曰天有酒星墜地爲石若使淵明醉而卧焉則菊盈其把惟失真醉乎抑醒乎問菊菊不語問石石不言唯取其介而嗅其香而已彼之不辱其祖不忘其君亦確乎可以尚矣豈唯玩好之物哉而今四品源乘壽請爲之記不克峻拒以塞其馬

爐峯石記

正保四年作  
淡路守脇坂安元求之

有異石之可以爲奇玩者號之曰爐峯攢峯之最



高有雪四時不消將使樂夫撥簾看之泉凌紫煙  
而流爲瀑將使李白題詩望之其名石也固當可  
以銷炎蒸可以滌塵埃一泓濺沫洗徐凝之詩千  
仞料峭添歐陽之高誰別遠公之月而又執熱近  
贊公乎誰以谿邊之虎而認灞橋之驢乎誰指董  
僊之杏而探姑射之梅乎惟夫境之佳也山之高  
也年之久也景之多也舉在一掬矣其爲奇觀宜  
哉置之座石可以崑瞻而不可以塊視也若夫陳  
帝之封三品乃玩物喪志也可不思乎

丁亥仲夏中潯日

三茅石記 承應三年作

伊達藤君宗利蓋一奇石置之明窓淨几前不縮  
地而見三峯於咫尺以石有三尖故也昔茅盈兄  
弟三人登仙號其所曰茅山所謂三茅君是也軀  
壽堅久曰仙此石之堅久豈啻仙者而已哉君請  
名于余於是揭號曰三茅石宋蘇老泉木假山有  
三峯其中峯高峻似臨視左右二峯二峯屹然不



阿附焉老泉愛之敬之感之而幸其不折不腐也  
而可不畏其折腐乎彼木也此石也其堅久雖神  
仙不可及也可以祝矣古人曰不動如山惟夫山  
者石之高也庶幾其壽堅久其心不動也佗曰茅  
山道士寄書則須以此而答之君請之記不得已  
而涉筆 甲午冬十一月下浣

黑髮石記

阿部播磨守正能求之

此一拳石自黑髮山麓採得而來故名焉或曰漢

武帝得異石以拭髮白者忽黑豈嘗取山名而已  
哉昔盤古王毛髮化為草木夫以吾為石髮以石  
為雲根則石之有根株豈非彼毛髮乎况此石黑  
如玄髮鬢髮如雲者乎化土之妙其如此乎子思  
於山曰一拳石眉山翁於青山曰一髮髮之於山  
自古有之可不謂奇石乎於是髮為重千鈞為  
輕一拳為大泰山為小惟夫心之謂乎詩云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因謂之黑髮石記

本陣麿斑石記 同人求之



本朝在五羽林詠富士山殘雪比之鹿子斑倭歌  
家稱為絕唱此石亦然古人云山體曰石論其形  
則銳而出者為虎牙尖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巘者  
為牛首且鍾山龍蟠石城虎踞似馬者曰馬當似  
後者曰獅子似狼者曰狼踞吾聞舒州舒城縣東  
南鹿起山者昔有鹿自山出故號焉又聞漢武帝  
於萃山獲駁鹿仙人衛叔卿乘鹿駕白鹿入萃山  
且泰山童子乘白鹿襄陽有鹿門山廬山有白鹿  
洞首陽有白鹿來馴焉此等之類鹿之在山固有

之矣矣魏山體之石為麕斑固當若夫就物色言  
乏五色可以補天乎炳斑不可中熊渠李廣之殼  
也麕斑芬郁膚寸之雲可以出自岫乎自今以降  
百世而不可泐則陰鏗所謂苔駁錦文疏者乎何  
其專羨於雪花之光而已哉雪其有時消融此石  
竟不可磷也握西域雪山于一掬瞻南山石巖于  
寸內欲問在五既去矣欲問石則不魏榆憑誰使  
百鹿訪西巴耶



宇都山石記

明曆元年作

詩云，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之寄生于松也久矣。且聞，楓脂松脂共入地，千年化為琥珀。琥珀之堅久者，可以類于石。況有古松變為康于石乎？葛之附松，松與楓共為琥珀，琥珀之似石，石之秀于康于也。由來即是松，則葛亦同從而可以化。然則葛楓之於石，非無所據。殿中監松平氏源君得此石于駿列宇都山麓，故號曰宇都山石。搢屨顏于一握，圍山腰于細帶，移雲影于層寸，見洞夫于尺五。

可謂屋裏之山，席上之珍也。誰不幽賞哉？昔在五羽林過此山也，葛楓繁茂，因發歌詠，是後世之美談也。嗚呼！其人雖往，此石與彼山永留而傳于不朽。不知葛楓之化為石，歟？山之縮地來而為石，歟？楓葛與山石果有分此之謂怪石，指山之草木而曰山，可乎？不可乎？蓋是宇都山石之得名，以此乎？度幾方寸，不可轉則豈是磊磊碌碌之一塊乎哉？若屢請余為之記，至于再三，不得已以書焉。



蓬婆石記

明曆元年作

廣澤氏有一拳石其狀瓌奇可以愛玩以其白夏如雪故號曰蓬婆石蓋取諸杜老所云蓬婆雪外城也西嶺千秋雪亦謂此也夫山以石為輕重石以雪為輕重雪消而山輕雪積而山重今此戴雪于四時則其重為如何哉雖龍山千里風隄山六月涼不可過焉謝氏有言雪山峙于西域亦復蓬婆之謂乎若夫論其重則巨靈不能搥夸娥不能移項羽不能拔也論其輕則置之几案開窓之含

雪牀之納涼龍山之入關也唯一拳也且奇且慰焉知山也石也依人不為輕重歟雖然輕未必輕重未必重要須使其心堅如石索如雪則可以修身可以事君可以換友是所以重也不可不可勸焉石者山體也最重者也指石而曰山可也庶乎蓬婆之堅久而益重也於是乎以規祝之

筑波石記

明曆元年作

木原氏有一奇石其形象似筑波山故號焉屢請



予爲之記夫筑波之爲名山也載諸風土記詠於  
倭歌見于神祇式人人莫不稱之古人所謂惠茂  
筑波山之隈是羨王澤廣而不竭也方今置之壁  
間則對孱顏于咫尺時雲根於膚寸瞻巉岩于拳  
區擁英靈于掌握於是不企跬步不到常山坐與  
翠微同几連牀無一箕之勞有九仞之功若夫聞  
此山名者或知其理成其功則嵐光所灑露滴所  
潤清陰碩茂彼此相宜豈啻玩好而已哉我邦先  
輩有呼筑波爲竺山者然則觀此石爲竺山亦可

也乎

春山石記

溪聲廣長古是雪消漲于澗口乎聞而莞爾山色  
清淨身是孱顏之無垢界乎見而軒渠所謂春山  
如笑也想夫其餘凡在山者嵐來而竹篁笑雲霞  
噴而岫口笑雨露潤而草木笑嘯松風嘯蘿月弄  
鳴禽擿瀑布探巖穴攀洞夫縮福地塵鹿麋鹿伐  
木丁丁之類皆是山之氣象物色也惟夫春之貫



於四時山之靜於萬古譬諸萬物備于我也易曰  
介于石不可動也不可轉也豈唯廣長清淨云乎  
哉誰對此不快笑哉或人有一拳石名曰春山請  
余爲之文屢求弗措於是不得已而強笑信筆云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二十終



